

一条隧洞 一群老兵 一个脱贫村

——湖南省炎陵县中村瑶族乡道任村老兵开凿隧洞助力山村脱贫记事

■李星云 胡 競 张华山

写在前面

湖南省炎陵县中村瑶族乡道任村，是国家级贫困村。村子四面环山，自古以来要到山外，只能翻越海拔1360米的岗背山。

2018年6月，道任村通过国家级脱贫验收。今年7月3日，湖南省、株洲市联合开展巩固提升督查扶贫“清零行动”，再次对道任村脱贫致富举措予以认定。

回顾道任村脱贫的过程，岗背山隧洞的打通是关键一环。正是有了这条隧洞，村民有了和外界联系的通道，农田有了山上的水源灌溉，村里得以发展集体产业，走上致富道路。

由此，道任村村民念兹在兹“老兵打隧洞”的故事浮出水面，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。



为加快速度，朱发生带一拨人从山里往外打；朱环一、刘明生带另一拨人从山外往里打。铁锤加钢钎，无数次地抡举，两拨人合力往中间对着打，后面的人则将隧洞凿平、拓宽、加固。隧洞终于全线贯通。这条长1500米、高6米、宽5米的隧洞一部分用以村民行走及车辆通行，另一部分用来将岗背山湖水引到岗背山西坡浇灌农田。

长期的艰苦劳作、恶劣的作业环境，让他们身心饱受摧残，朱发生与朱环一相继患上了严重的矽肺病。1988年冬，朱环一因劳累过度离世。他在生命最后一刻拜托朱发生：“兄弟，往后无论遇到啥困难，都要咬牙挺住，千万别放弃。”朱环一去世后，家人将他葬在隧洞上方。

隧洞竣工那天，株洲市、炎陵县和中村乡的领导都来了，在隧洞口开了一个庆功大会。朱品贵记得，表彰会前，大家先上山祭拜了朱环一，“虽然是竣工了，大家的心情依然沉重，为打通这个隧洞，大家付出太多了。”

因隧洞而脱贫的山村

从炎陵县城向岗背山驱车直入，在岗背山西坡，曾经贫瘠的数千亩旱田，已然一片“绿海”。同行的道任村党支部书记朱利军介绍，自打岗背山隧洞引水来，这些旱田已成了稻花飘香的良田，乡亲们彻底告别了“靠天吃饭”。

如今，朱利军每天开车通过隧洞，到山外的村委会办公。他记得父辈曾告诉他，老一辈人打隧洞，就是为了村里的孩子读书再不用翻山越岭。今天，朱利军的两个孩子上学，每天沿着隧洞走到山外。

车行到岗背山隧洞，恰巧碰见朱品贵从隧洞口卸下从山里运出来的石蛙、白鹅与黄桃。朱利军说，隧洞不仅解决了灌溉及大山两边的交通问题，岗背山组村民种植的杉树、松树及黄桃、蜜桔等农副产品也能运出山售卖，“这条隧洞，造福道任村子后代。”

隧洞打通了29年，这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，早已旧貌换新颜。村里有13家农户依托岗背山湖养殖鳊鱼、白鹅，另有两个股份合作社养殖石蛙，成品蛙销往株洲市区及南方各省市，村民靠这些产业走上了致富路。村民不仅买了汽车，还开起了农家乐。

2017年，朱品贵的儿子朱晓君赴北京武警总队服役，卧病在床的朱发生，坚持要陪孙子走过那条长长的隧洞赴军营。当年10月，朱发生去世。朱品贵将父亲葬在隧洞上方，那里离朱环一墓地很近。两个曾建设成昆铁路的战友，继续在另一个世界里携手守护着故乡的山水！

在朱发生与朱环一的墓地旁，身着旧迷彩服的刘明生在墓穴中扯草。刘明生今年76岁，他说人老了就喜欢回忆从前，自己经常到朱发生和朱环一的坟前唠唠，给战友说说村里现在的好生活。提起一起打隧洞的岁月，刘明生依旧感慨：“有一年附近的野菜被挖光了，听说一种蘑菇可以充饥但涨肚子，有的村民实在饿疯了，结果有人误食了毒蘑菇，再没醒来……可村民还是愿意继续干下去。”

“如果时光可以倒退，您还会打隧洞吗？”

“当然了，那是我们祖祖辈辈的期望啊！”刘明生激动起来。

正说着，红彤彤的太阳突然“掉”下山脊，如血的残阳霎时照亮了岗背山，波光粼粼的湖水像条彩色的带子，潺潺流进岗背山隧洞。

图①：中村乡武装部长（右二）和朱品贵（右一）等人看望老兵朱环一的妻子余海兰（左二）。

图②：中村乡武装部为村里送来水泥加固隧洞。

图③：村民引水发展中华鲟等水产养殖业。

张 常 振

制图：唐 硕

听起来是奇闻，讲起来是笑谈：仅凭一锤一钎，硬想凿穿石、打通巍巍青山，开辟通往山外的出路？

在凿山开路的老兵身上，我们不仅看到了愚公移山的倔强，还看到了红军“无坚不摧、一往无前”的血脉传承。老兵朱发生、朱环一、刘明生们虽然脱下军装回到地方，但只是换了一个战场，在新的疆场他们不改兵的本色，披荆斩棘、续写荣光，铸就了当代“愚公移山”式的佳话。

对军人来说，那身戎装早晚有脱下的一天，但军人赤诚忠勇、英勇顽强的本色不能丢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我们都要像朱发生们那样，在新的战场开疆拓土、再立新功！

“人是有点精神的。”激励人一阵子的干劲，可能仅需要一时豪情，而激励人一辈子的干劲和排除万难的韧劲则需要信念与责任的支撑。面对挣不到钱的凿山开路大业，朱发生只因为“是党员，又当过兵”“有打隧洞的经验”便毅然挑起了那份重担，决心用一辈子、用“献了青春献子孙”的坚韧去完成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朱发生的这种精神，是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的生动实践，更是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接

换个战场再立功

■ 郭东红

源于湘赣边界滕陇山的双龙河由南向北流到这里，汇聚成一个硕大的岗背山湖。

89岁的志愿军老兵郭俊早回忆，因翻山求学困难，村里人大多没读完小学就辍学。另一方面，坐拥岗背山湖，附近村落的数千亩农田却长年因干旱歉收。郭俊早也曾想挖一条通往山外的隧洞，终因难度太大放弃。

开辟一条通道，引水灌溉稻田，村民不翻山越岭就能走出大山——这是祖祖辈辈道任村民的念想。

时针拨回到1970年。那年春天，朱发生从铁道兵部队退伍回村，瞅着岗背山的现状，他心情复杂。时任道任村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郭名焕找到他：“发生呀，咱们村被这个山困住了，啥时候是个头呀？”顿了顿，老支书试探着提议：“你是党员，又当过兵，还修建成昆铁路，有打隧洞的经验，你来带个头怎么样？”

这让朱发生想起一桩往事。有一年，放学回家的他走到半路，突降大雪。母亲刘成凤不放心儿子一人翻越岗背山，顶着风雪爬上山岗背山主峰找他。山路陡峭，两人脚下一滑，顺着山坡滚了下去。情急之中，刘成凤把儿子护在怀里，自己右腿的股骨头却摔断了。直到去世，刘成凤都没脱拐仗。这让朱发生愧疚了一生。

当年要是有一条通往山外的隧洞，母亲就不用翻上山来接他，也就不会终身残疾。眼下，望着老支书期待的目光，这个有着10年修建成昆铁路经验的老兵，用力地点了点头。见朱发生答应，老支书又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发生呀，眼下大队没钱，这你也知道。你出工赚的工分，只能先记着，等今后有了钱，大队再给你兑现怎么样？”

不可能完成的任务

朱发生扛着大锤钢钎，挎着行军壶，揣着干粮和炸药，攀上云雾缭绕的岗背山。

放眼望去，山上遍布坚硬花岗岩。他选定了开凿隧洞的地点，可一锤下去，钢钎下的石头只出现一点白印，连续几锤，才会溅出星星点点的碎石粉，更多的地方连钢钎都砸不进。朱发生并不气馁，他边开凿边爆破，可轰下的片石碎少得可怜。爆破产生的烟尘在洞里很难散开，他只好在烟雾中抡锤。妻子张桂香心疼：“太危险了，千百年来，从没有人打穿过岗背山，你能行？”朱发生不吭声：“我这辈子打不通，还有咱儿子，总有打通的那天。万一我倒了，也能给旁人带个头。”

可不久，朱发生停下来了。他发现石门关的崖壁上，有两条红军标语，这是当年张平化率领红军游击队时写在崖壁上的。炎陵县的崇山峻岭间，有数千条这样的红军标语。朱发生担心炸洞时会损毁红军标语，他觉得标语中蕴含的红色精神不能丢，也想为后代留下宝贵的红色记忆。几乎没有犹豫，朱发生重新选址打隧洞，尽管为此多耗费了财力和物力，可他认为值得。

从此，高耸的岗背山上，总有个汉子，春夏秋冬连轴转着打隧洞。为了不让灰尘往眼里钻，朱发生用毛巾扎紧额头。冬天土石冻得更硬，一锤头下去还反弹回来。一个夏日，连日的大雨把岗背山浇得湿透了，造成多处山体滑坡。朱发生刚走进隧洞，就听到里面轰隆一声响。他冲进去一瞧，原来有一处地方塌方，朱发生抢修了一天。

打通隧洞，这在村民眼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但朱发生不管外界的声音，日复一日奋战在隧洞里。钎锤

叮当，一寸一寸地往里凿，每天干到月上树梢才回家。一次，张桂香进隧洞送饭，远远看见丈夫用毛巾缠头，枕着大锤睡着了。行军壶里的水已见底。

让朱发生欣慰的是，逐渐长大的儿子放学后及寒暑假，都会走进隧洞给他打下手。他渐渐发现，儿子对打隧洞从恐惧到熟悉再到亲近，态度慢慢发生着变化。那时朱品贵年纪小抡不动大锤，就帮着父亲往外运土石。可隧洞狭窄低矮让人直不起腰，没法用箩筐挑土石，他就脱下长裤，两个裤脚一扎变成两个口袋，装上土石，挂在脖子上，一步三晃地驮出去。初中毕业后，朱品贵随父亲走进隧洞，他学会了抡锤打钎、装药放炮……

“当时设备匮乏，又缺技术，施工特别慢。”40多年后，朱品贵忆起打隧洞时的艰辛，仍有点恍惚。让朱品贵害怕的还有惊雷：“我们山里打雷声音特别大，夜晚闪电划破夜空，照在头上，看起来十分吓人！”

20年“愚公式”的坚持

朱发生施工了一段时间，和他同批退伍的战友朱环一、刘明生等老兵也加入打隧洞的队伍中来，朱运香带着女民兵连也走进隧洞。慢慢地，村里更多的人受到触动，加入进来。在他们的努力下，隧洞一点点向前延伸。

“那时村里穷，打隧洞的村民，每人每天只有三元工钱，可没有人埋怨……”年逾古稀的郭名焕至今感慨不已。多年后重新走进岗背山隧洞，郭名焕指着洞口的马齿苋，陷入辛酸地回忆。

山上没地方住，大家只能住山洞、搭茅棚、睡棚棚。抡大锤要力气，可那时粮食是定量的，参加“会战”的民兵每人每天仅0.6斤口粮。大家吃不饱，就到处挖野菜，拌着红薯丝掺到一块吃。忆起当年同甘共苦的场景，郭名焕有些感慨，也有些怀念，“当时想的是，我们苦干一辈子，让后代享福！”

打隧洞曾遇到资金困难。节骨眼上，县里和乡里有有限的财政预算里，挤出部分资金给隧洞工程。在县政府的协调下，攸县的一支小施工队也加入进来。

大家开凿隧洞的劲头，让朱品贵印象深刻。“就连小孩子，放学后都帮着搬石头。为什么？为了早日打通隧洞。”朱品贵说。当时村里有个姓赵的志愿军老兵，朱品贵前去探望，卧床不起的老兵将他领的抚恤金捐了出来。“老人说的话我一直记得，‘我是看不到隧洞竣工的那一天了，但你们一定要把水引来，让红军后代能享上福’。”忆及此事，朱品贵一脸肃穆。

本期关注

被大山困住的村落

巍巍的岗背山上，清澈的渠水从山中的隧洞涌出，注入山下的稻田。

51岁的村民朱品贵，伫立在隧洞口凝望——黝黑的洞口仿佛一道记忆的闸门，当年父亲朱发生等老兵打隧洞的场景，顿时涌入脑海。

决定打隧洞那年，朱发生29岁，朱品贵刚满2岁。

道任村坐落于罗霄山脉的岗背山中，南北走向的大山，将道任村一分为二。东边的岗背山组四面群山环绕，村落仿佛坐落在一个巨大的盆地中，而发



有感而发